



别人把老师当成一种职业，我从不，我是以教学为乐。
当你不追求功利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会无比的快乐。

到远海捕鱼；到了新一代，大家开始利用新科技研究海底，建造500米海底深网养殖人工渔场，养殖的鱼比出海打鱼还要肥美。

梁永安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生命是纵向的，也是横向的。今天的中国人，太多的内心想象、丰富情感没有打开，不是每个人都在等级的阶梯上每天拼命向上爬，有人会想到转动90度，各自有各自的风光。在他的尼康相机里，记录了云南的一个名叫小水井村的古老苗族聚落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传教士来到这里，盖了小教堂，组建唱诗班，经历风风雨雨，保留至今。在乡村日渐空心化、年轻人拿着手机与大城市共振的时代，他在那里发现了另一种生活。合唱团每周练4个晚上，每次两小时，不管白天劳动多累，都没人缺席。年轻人很少出去打工，因为舍不得一起唱歌的快乐。

在上海，梁永安也尝试着留下细碎生活中的快乐。每隔几天，就在朋友圈写下长长的“小作文”，夏日江湾校区的荷花、雨中的动物园、一份麻婆豆腐或石锅拌饭，以至萍水相逢的出租车司机、食堂阿姨、店主、保安，都会事无巨细地记下。

“反差萌”的教书匠

去年2月24日，很多人还未从疫情中复工，网上有一则视频《美

56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学原理课程》点击量突破70万，意料之外的，原本只是想把课件上传到互联网的授课老师——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文系年轻讲师杨宁一下子出圈了。在B站上，他给自己取名“西竹书院杨宁老师”。

“文学创作是法外之地吗？”“谁制定了审美标准”“审美的本质是自恋”，网络上一群野生学生们，追番似的迷上了这门深奥的文学理论课。但杨宁的标签，并不只是文学理论这一项，他出生于北京，是一个热爱讲台，有着奇奇怪怪“反差萌”的老师。

2019年，杨宁往返于北京和河北涿州的校区授课，讲台上，他穿

下图：杨宁自信可以连讲十年《文学理论》不重复。



着深色衬衣，戴着银边眼镜，言语间透着可爱的一面。他像一个“哆啦A梦”，每堂课拿出的道具都五花八门。在“文学与作者”的课堂上，他讲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，就用一根香蕉，来形象地比喻本我与自我。

2020年12月1日这天，课程主题依旧是“文学与作者”，但那只香蕉没有出现。他不再讲弗洛伊德，而是介绍美国文论家布鲁姆。

杨宁自信可以连讲十年《文学理论》不重复。他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学生时代，自己最讨厌的就是年年重复，甚至段子都一样的老师，他可不想成为一个讲课机器。“今年讲过的段子，明年就不能再讲了，网上讲过的段子，也不能再讲了。”

“脱口秀演员两小时十几个包袱，我这才两三个，和脱口秀演员差远了。”杨宁谦虚地说，自己支撑段子的素材往往来自大量的阅读，原先他以为当老师就是要提升学生，后来才发现，只有自己提升了学生才会提升。而自我认知的升级也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变化。比如，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时候，不太能理解一些问题，但当时不知道自己不理解。

“过了很多年之后，突然间明白了，林黛玉每一次生气的真正原因，人的经历对于理解作品有很大的影响。”记得有一次，同学们在日常中发生了争吵，杨宁告诉他们，原因是两人的期待值不同，两人思考后，双方握手言和，在认知的交叉点构建起了一个理解。

当老师这几年，杨宁给学生的感觉，总有一种“反差萌”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课堂上活力四射，生